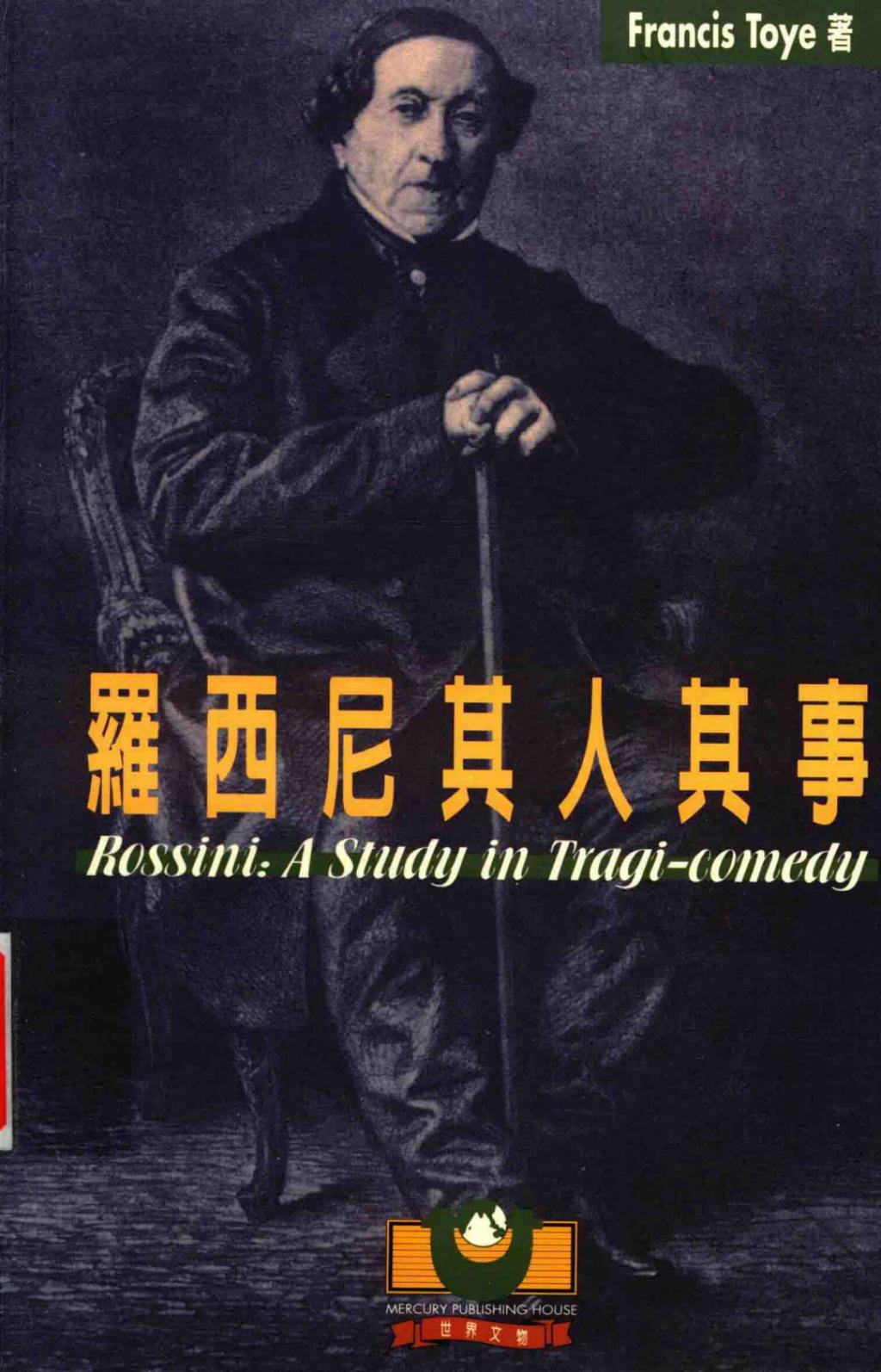


Francis Toye 著

A dark, moody portrait of Gioacchino Rossini, an elderly man with a long white beard, wearing a dark coat and holding a cane.

羅西尼其人其事

Rossini: A Study in Tragi-comed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

世界文物

羅西尼其人其事

Rossini : A Study in Tragi-comedy

Francis Toye 著

丁 叶 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羅西尼其人其事 / Francis Toye 著；丁叶譯.--
初版.--臺北市：世界文物，1997 [民86]
面； 公分
譯自：Rossini : a study in tragi-comedy
ISBN 957-9551-87-1 (平裝)

1. 羅西尼 (Rossini, Gioacchino, 1792 - 1868) - 傳記 2. 音樂家 - 義大利 - 傳記

910.9945

86000539

Original title

ROSSINI: A STUDY IN TRAGI-COMEDY

by Francis Toye

Published by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34

Arthur Barker Ltd., London, 1954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

羅西尼其人其事

新臺幣 250 元

著 者 / Francis Toye

譯 者 / 丁 叶

執行編輯 / 鄭世文

編 輯 / 林文理・劉淑玲

封面設計 / 游大為設計工作室

發 行 者 / 鄭少春

登 記 證 / 局版臺業字第 0757 號

出 版 者 /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地 址 / 106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 60 巷 2 號

電 話 / (02) 321-1291・351-8201

傳 真 / (02) 395-9484

郵 撥 / 16618294

排 版 / 冠億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槟文平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9551-87-1

初版一刷：1997年9月

10 9 8 7 6 5 4 3 2 1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目 錄

- | | |
|-----|------------------|
| 021 | 序　　幕 |
| 023 | 第一 章　舞台帷幕升起 |
| 037 | 第二 章　歌劇在義大利 |
| 043 | 第三 章　首次翱翔 |
| 055 | 第四 章　某些改革——和一部傑作 |
| 073 | 第五 章　三齣有趣的歌劇 |
| 085 | 第六 章　混成曲 |
| 103 | 第七 章　一幕的終結 |
| 117 | 第八 章　一段英國的插曲 |
| 125 | 第九 章　巴黎的一段生活 |
| 139 | 第十 章　威廉·泰爾 |
| 151 | 第十一章　幕間曲 |
| 163 | 第十二章　重大的捨棄 |
| 173 | 第十三章　一場敗仗 |
| 185 | 第十四章　病痛的深淵 |
| 199 | 第十五章　巴黎的日與夜 |
| 213 | 第十六章　最後的情景 |
| 227 | 尾　　聲 |
| 231 | 給音樂家們的專章 |
| 243 | 羅西尼作品一覽表 |

羅西尼其人其事

Rossini : A Study in Tragi-comedy

Francis Toye 著

丁叶譯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羅西尼其人其事 / Francis Toye 著；丁叶譯。--
初版。--臺北市：世界文物，1997 [民86]

面；公分

譯自：Rossini : a study in tragi-comedy

ISBN 957-9551-87-1 (平裝)

1. 羅西尼 (Rossini, Gioacchino, 1792 - 1868) - 傳記 2. 音樂家 - 義大利 - 傳記

910.9945

86000539

Original title

ROSSINI: A STUDY IN TRAGI-COMEDY

by Francis Toye

Published by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34

Arthur Barker Ltd., London, 1954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Mercury Publishing House

羅西尼其人其事

新臺幣 250 元

著 者 / Francis Toye

譯 者 / 丁 叶

執行編輯 / 鄭世文

編 輯 / 林文理·劉淑玲

封面設計 / 游大為設計工作室

發 行 者 / 鄭少春

登 記 證 / 局版臺業字第 0757 號

出 版 者 / 世界文物出版社

地 址 / 106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 60 巷 2 號

電 話 / (02) 321-1291・351-8201

傳 真 / (02) 395-9484

郵 撥 / 16618294

排 版 / 冠億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楊文平版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57-9551-87-1

初版一刷：1997年9月

10 9 8 7 6 5 4 3 2 1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1954年版序言

在這本書寫成以後的二十年當中，羅西尼的際遇都很好。他的音樂已較受人喜愛，也較為知名，人們對他的好奇也越來越多。到目前為止，就以英國來說，那些「嚴肅性」的歌劇仍然不怎麼流行，但是有幾部較輕的作品，諸如《灰姑娘》（*La Cenerentola*）已和《理髮師》（*The Barber*）一樣，受到大眾的尊崇，而其他所有的序曲也由受人們試驗性的接受，進而包容到一般音樂會的曲目裡了。此外，在1952年於佛羅倫斯舉行的馬吉奧（*Maggio*）音樂會中，簡直是羅西尼作品的專奏，我們很高興他的《阿爾米達》（*Armida*）、《奧里伯爵》（*Le Comte Ory*）和《試金石》（*La Pietra del Paragone*）再度呈現給大眾。總而言之，在我原版的序言中，所提到對羅西尼藐視性的摒除，今日已很少受到人們如此對待；然而在序言中所提到的一般性爭論卻依然存在。

自從我開始動筆寫這本書之後，曾為了評鑑而到歌劇院裡聽過好幾齣歌劇，以往我都依賴於對樂譜的研讀。至少有兩個例子導致我修正了我的評斷。我以前並不怎樣欣賞《阿爾米達》，但是它那最佳的音樂，特別是二重唱和由三個男高音組成的奇特三重唱（在歌劇領域中極為獨特的）實在是好極了。

還有，我對《奧里伯爵》的歌劇劇本不大恭維，演出時似乎

沒有效果而且有點愚蠢，它的結尾是如此的平凡，以致羅西尼根本不想要費神去給它一個適當的終場（finale）！它的音樂聽來卻比我所想像的好；它整個的譜曲實在是這類音樂的典範，若不曾曾在劇院中聽過第一幕的終場，沒有人能瞭解到羅西尼在處理這些音樂上的獨特性、愉悅感和那不可抗拒的魅力。《奧里伯爵》可能只是一齣輕歌劇，但卻是這類歌劇中寫得最好的一齣。

Francis Toye

1954年9月1日於佛羅倫斯

第一版序言

我深信用英文來寫羅西尼的身世是不會有多大需求的。然而有時候供應會產生需求，像羅西尼這麼一位具有魅力的人物，人們終究會感到奇怪為什麼對他的特殊生涯竟如此長久地漠視。此外，更有確實的新跡象顯示，人們對他的音樂，除了那永垂不朽的《塞維利亞理髮師》(Barber of Seville)之外，已有復燃的興趣。一些最重要的序曲，長久以來只有令人沮喪的海濱度假地碼頭上那些疲倦的軍樂隊才會演奏，已慢慢地開始打進了音樂會的節目單上。有些歌曲像受人注目的《跳舞》(La Danza)和《威尼斯賽船會》(La Regata Veneziana)小小三部曲，近年來已得到很多的新朋友。在英國以外，這些跡象則更為明顯。他的正歌劇《威廉·泰爾》(William Tell)不屈服地保持著它在劇目中的地位，一旦有適合唱它的演員，甚至有時沒有適合人選，也會演唱它。兩部幾近被人遺忘的歌劇《灰姑娘》(La Cenerentola)和《義大利少女在阿爾及利亞》(L'Italiana in Algeri)，在巴黎也再度回復光輝而獲致成功。在那裡，年輕一代的法國音樂家們不僅是經常光顧劇院來顯露他們的熱誠，並且還在報章上廣為讚譽。一位有名望的作曲家米約(Darius Milhaud)，更在《巴黎晚報》(Le Soir)上大聲疾呼地強烈要求再度演出《湖泊女郎》(La Donna del Lago)和《奧里伯爵》兩劇，所以在羅西

尼的音樂中，必定有著一些能滿足近代人需要的東西。

這種情形一點也不令人驚奇。一位作曲家越是專注於音樂，就越具有爆發性成功的機會；儘管羅西尼在他的爲人或身爲音樂家方面有些缺點，但他卻稱得上是最精於音樂的作曲家中的一位。真的，也許他的自然天份在音樂表現上，與韓德爾、莫札特或舒伯特等人相提並論尚有疑問，即使他未能達到這些偉大音樂家的同等地位，其部分的原因是由於他早年所受訓練的不利及事業的情況所致，也有部分是和他的柔弱本質有關。如果公立學校的教師們要對「缺少所謂『性格』(character)而面臨的危險技巧該如何處理」而舉一個實例時，那麼羅西尼就是一個最好不過的例子。倘若波隆那音樂學院故院長阿諾德 (Arnold) 博士所運用的方法和觀念仍爲時尚的話，那麼世界上或許造就了多上成打的頂尖作曲家；另一方面，也可能埋沒了羅西尼這位音樂家。

此外，在羅西尼當時贏得了他的名聲之時的歐洲，和他在今日獲得了他的地位的歐洲，有著顯著的相似之處。當時的歐洲已爲拿破崙戰爭所深受憊困，一如今日的歐洲飽受1914年歐戰之苦而致經濟不景氣。羅西尼的歡樂和朝氣，他的充沛活力和燦爛光輝，正是在十九世紀的二〇、三〇和四〇年代的歐洲所需要的滋補。由於他的歌劇當時所順應的習俗已成過去，他的風格已告更迭，而音樂劇院的整個環境也有改變，我們已不能在羅西尼的作品中捕捉到完整的欣悅和驚奇的刺激。在純審美感上所不可缺少的那種新奇震撼已告消失，但是在他的風格和習慣背後仍然永遠遺留給我們某些珍奇的欣悅，《古怪的玩具店》(*La Boutique Fantasque*) 的成功就是一個確實的明證，儘管它具有了近代的飾潤，但仍然保有羅西尼原來的精華中的真正品味。二十世紀應

該對羅西尼在十九世紀音樂中所帶來那芳沃的氣息和縱情的歡笑感到衷心感銘。西特威爾（Osbert Sitwell）不是曾寫過，在羅西尼的音樂中人們才能有意識的第一次感受到近代音樂的特殊風味嗎？

無論如何，不管是否有此需求，一本用英文寫的有關羅西尼的書是需要的。我們的音樂學往往比條頓民族本身更受狂熱條頓精神所啓迪，對於一些困難的現象易於遺漏，這是與講求實事求是的盎格魯－日耳曼典型所不相符合的。其中最顯著的，也許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巴黎已成為音樂中心的巨大重要性。能主導音樂，尤其是有關歌劇的，是巴黎，而不是維也納，也不是德勒斯登或米蘭。直到最近，另外一位就是白遼士，他的設計創作力和處理管弦樂團的改革性嘗試，並不能和他自稱純華格納派和純德國正統派相配。也許這都沒那麼重要，但是最具重要性的，到現在仍然還是羅西尼。

我想是在幾年前，紐曼（Ernest Newman）曾公正地嘲弄一些有關音樂或其他方面的野史，他以數頁篇幅去述及帕里（Hubert Parry）的作品，而以數行字句來說羅西尼的經歷。在當時那是一種典型的態度。自此之後，我們卻有了改進。有一本書其中有一章是專述羅西尼在歌劇中的存在地位及其貢獻，而它的結尾是：「羅西尼寫出了《威廉·泰爾》！」然而對這位人物和他的作品不具有相當的認識，也不瞭解十九世紀時代歌劇的情況，又怎能去述說這麼一位人物，更遑論去論及他的個人重要性及他的獨特生涯的興趣了。羅西尼對他同時代的人以及對後輩的影響將另行討論，甚至即使他沒有什麼影響力，他本身的成就已充分足夠使人們對他的生平和他的音樂加以研究。在整個音樂史中沒

有任何一個像羅西尼這樣的人物，由於時勢所趨，將來也未必會再有這樣的人物出現。華格納曾用下列的描述來形容羅西尼：「這位是我到目前（1860）為止在藝術界所遇到的唯一一位真正偉大和值得尊崇的人物」，像這樣一位人物竟然為我們的音樂學家所遺略，真是匪夷所思。就算他在實際上並非那麼偉大或值得受尊崇，但竟然博得敵視同行的音樂奇才華格納如此的推崇，那不就是說，他所代表的一切，證明了他並非那麼不重要，也不是那麼令人輕視的。

激發我寫這本書的部分原因是希望驅散這些錯覺，部分是由於羅西尼那令人迷惑的性格，部分是由於對他的音樂所產生的至高崇敬所致。一本短篇幅的書比一本長篇大論的書要好些，幸而這本書的主題和原委細節都不需要寫成一本大書。而且拉迪齊奧蒂（Radiciotti）已完成了一套權威性的羅西尼傳記，它是經過無窮的搜集研究的辛勞作品，是渴望的學子可以從中得到詳盡資料的書籍。要把這一套有三大巨冊的書翻譯成英文是不太可能實現的事，而且它們既昂貴又不易於獲得。拉迪齊奧蒂嚴謹的治學，把所有的事實有條不紊地擺在我的面前，還有充分的評語，雖然要從大堆資料中篩揀出資料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確實省去了我很多的麻煩。此外，我並沒有忽略了其他資料的來源，諸如羅西尼的兩本書信集；法拉（Giulio Fara）在《Genio ed Ingegno Musicale》中專門針對這位作曲家病態心理的研究；一本由屈爾宗（Henri de Curzon）和愛德華茲（Edwardes）所寫的短小但非常卓越的法文傳記《Life》，它與斯湯達（Stendhal）所作的《Vie de Rossini》同樣具有不正確但卻極富趣味的看法，反映了當代的觀點。整體來說，這本書是以拉迪齊奧蒂的

書為基礎，對大部分的實情，我很驕傲地承認我欠他很多。

但是在意見的立場上則是另外一回事。一心擁戴羅西尼的拉迪齊奧蒂對我來說，在某一個方向上犯有的錯誤，正如以前的傳記作家在另一途徑上犯有錯誤一樣。他一心一意要把羅西尼捧成英雄；這原該使人加以尊敬的卻是誤謬的。羅西尼根本沒有什麼可稱得上英雄的。如果他曾經是的話，那就是我們該被迫把他描述為世界上一位最可鄙的易於放棄計畫的人。威爾第很久以前即曾指出過，他絕不僅是一位膾炙人口的傳奇丑角，更不是一位他自己喜歡表現的那種言辭尖刻、憤世嫉俗的人。他無疑地擁有一些偉大的品性，更不要說光輝的天才，但是作為一個人來講，他是一位膽小、自我縱容、高度神經質的人，縱然他有著不可抗拒的誘惑力，對我而言，我對他的這些特質更感興趣。

我和拉迪齊奧蒂之間對審美學上的裁奪也時常不一致，那倒也許並不重要。我和他以及其他正統派人士對《威廉·泰爾》這齣歌劇意見不同的理由，將會在提到該劇的一章中再作討論，不過還有好幾處地方我覺得應該和他有不同的立場。因為這樣，對那些我無法取得的羅西尼不甚出名作品的樂譜，我只有盲目地追隨拉迪齊奧蒂的見解，雖或不是我所意願的，實在是不幸的事。事實上是如此，所有這一切都已成過去，都已被遺忘了就好像沒發生過一樣；但是任何人總想對一個已死去而沒有機會復甦的人，儘量給他最可能的公平。

這是我對英文版本讀者有必要作此解釋的理由。當讀者看完這本書之後，假如他具有一些音樂史的知識，就會找出很多至今仍孤立存在的事故和現象聯結在一起。假如他對歷史一無所知，對音樂略知皮毛，那麼至少會從本書認識到十九世紀最引人注意

的人物之一，這個人在喜劇和悲劇上都有對等成就，他的橫掃征服了整個音樂界，只有拿破崙的橫掃戰場可相比擬。至於拿破崙他日後所遭遇到在聖赫倫那島和厄爾巴島的命運——大都是由他自己所造成。

羅西尼！這個名字對我們一些人來說仍會抓住往日的魅力，勾起了對歌劇和歌曲在歐洲一個又一個首都引起輝煌成就和偉大日子的幻象。然而對一個普通的人來說，我以為，它所代表的意思只不過是《塞維利亞理髮師》、《威廉·泰爾》的序曲等作品。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將這些作品加以解釋，以使更廣大的人們能瞭解其魅力。我最大的期望是願人們能很欣悅地去閱讀它，一如我是那麼欣悅地去把它寫出來。

1934年元旦於 Portofino

附言——利切奧（Liceo）音樂學院的圖書館長瓦蒂埃利（Vatielli）教授慷慨地自波隆那寄來三幀照片，銘感至深；同時也在此感謝 Bashford 夫人允許我將照片翻印後轉給了蘇利文（Arthur Sullivan）。

目 錄

- | | |
|-----|------------------|
| 021 | 序　　幕 |
| 023 | 第一 章　舞台帷幕升起 |
| 037 | 第二 章　歌劇在義大利 |
| 043 | 第三 章　首次翱翔 |
| 055 | 第四 章　某些改革——和一部傑作 |
| 073 | 第五 章　三齣有趣的歌劇 |
| 085 | 第六 章　混成曲 |
| 103 | 第七 章　一幕的終結 |
| 117 | 第八 章　一段英國的插曲 |
| 125 | 第九 章　巴黎的一段生活 |
| 139 | 第十 章　威廉·泰爾 |
| 151 | 第十一章　幕間曲 |
| 163 | 第十二章　重大的捨棄 |
| 173 | 第十三章　一場敗仗 |
| 185 | 第十四章　病痛的深淵 |
| 199 | 第十五章　巴黎的日與夜 |
| 213 | 第十六章　最後的情景 |
| 227 | 尾　　聲 |
| 231 | 給音樂家們的專章 |
| 243 | 羅西尼作品一覽表 |



JOACH ROSSINI.

一幅由孔尼克 (Kunike) 在維也納所繪的畫像。